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

六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第十三

廬陵楊



方里

廷秀

困 兌上 兌下 困 亨 貞 大人 吉 无咎 有言不信 豕孚 困 剛 揜 也

險以說 困而不失其所 亨其惟君子乎 貞大人吉 以剛

中也有言不信 尚口乃窮也 一陽陷二陰之中 一陰蔽二陽

君子揜於小人 能困乎 然困而亨 何也 亨不于其身 于其心 不于其時 于其道也 逢乎坎之險 坎以兌之說 身雖困也 心未嘗困也 困而不失其所 亨 惟君子能之 故曰 亨不于其身 于其心 是為而亨也 說也 曷為而說也 曰 也 曷為而貞也 中之剛也 剛於中者 萬險不能隕其正 正於已者 千憂不能喪其說 鳥往而不亨乎 此大人之象 故曰 亨不于其時 于其道 君子之說 樂而亨 大人之剛 貞而吉 其困亨一也 又何咎之有 若久困而求亨 求亨而尚言 將以求通 乃所以得窮也 聖人恐人不深味困亨之腴 而好徑求困亨之蹊 夸以亨其樂 倖以亨其說 媚以亨其合 其誰信之 信於人 亦必不免於失 義術斯執 是已 故又戒之曰 有言不信 尚口乃窮 然則困亨之義 於此乎 於彼乎 而王輔嗣曰 窮必通也 處窮而不能自通者 小人也 信斯言也 則甘藜藿羹 樂陋巷 皆小人也 二五皆剛 中兌為口 象曰

澤无水 困 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之為澤 以有水也 今也水在

以為困也 君子居之 以其莫之致而困者 安之命 以其所得為之義 者 遂其志 彼有所安 此有所遂 矣 志乎 謂 辭 遂 之 斯 堯 舜 矣 志 乎 孔

顏 遂 之 斯 孔 顏 矣 孰 能 初六 臀 困 于 株 木 入 于 幽 谷 三 歲 不

覲 象 曰 入 于 幽 谷 昏 不 明 也 小人之揜 君子聖世所不能无

得位之小人 而後能揜君子也 雖在下 无位之小人 亦豈無有揜君

子之志矣 初六 是也 所幸者 進而求 四之應 則四自厄於困之中 如

枯株之不能庇 退而伏於二之下 則已自墮於坎之底 如幽谷之无

所覲 此其所以欲困 九二之君子 而不能也 其叔孫武叔公伯寮之

徒 欲 初者 卦之下 象故為警 欲困君子 而 九二 困于酒食 朱紱

自困 欲揜君子 而自幽 小人亦何利哉 九二 困于酒食 朱紱

方來 利用 亨 祀 征 凶 无咎 象曰 困于酒食 中有慶也 小人之困 君子何仇於君子哉 不過如雞鷩之爭食 鳩鷩之齟齬 小人之所於 君子所仇 九二 陽剛之君子 為初六 六三 二小人之所揜 九二

困

吐而去之。簞食瓢飲。有方丈之不如。草耕木茹。有五鼎之不易。所困者。猶食之末而已。吾何困哉。然戶庭之不出。絃冕之自來。案盛之非。設精誠之自通。有吐食脫服而不得逃者。何也。時雖困也。身雖揜也。上有九五之君。有剛中之德。與已同德。而不與小人同道。故也。然則小人能終揜君子乎。雖然。寧君已先。母已君先。自我求焉。自我往焉。則凶。又誰咎。非其事凶也。其道凶也。枉已正人。非凶而何。中有慶者。言不與小人爭食。而剛中自守。所以有朱紱之慶也。利用享祀者。以精誠通乎君。猶享祀通乎神也。使左右能止。則墨之封。聞張能。則升明之密。則困之九二。不足徵矣。齊蜀霸者也。而況不為霸者乎。然則君子病不困。爾困何病哉。坎為赤。故為朱紱。朱紱方來。言自來。非往求也。六三困于石。據于疾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疾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月食日揜。日食日揜。六與六三。夾九二。而交揜之。小人長矣。不知夫六三者。進則困於二。陽如石之壓其上。退則乘夫一陽如棘之刺其下。下將奔初六之鄰。則弱於一陽。而不得出其所告。上將求上六之援。則隔於二陽。而不得見其所耦。於是外敵交至。而反為君子之所揜。親戚皆叛。而尺失。小人之所助。其皆繫陷周公。無上官。陷霍光之事。即妻謂上六與已親也。

二陽上陰故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三以上為妻。

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氣同則從。聲此則應。各從其類也。易之相應。豈必以位哉。四與初。應者位也。困之九四。其應不在初六。而在九二。二者類也。九四為上六所揜。其望九二之應。如乞師於鄰國。以解入邦之圍也。而九二徐徐而來者。隔於六三之闕。其前如金車之堅。而不可却也。然陽進而不止。陰止而不進。各於始。必通於終。蓋四雖困于三之隔。然四之志乎二。則不渝也。二雖不當初之位。然二之與乎四。則必應也。當困之出。為君子者。類苟同矣。應不在近。志苟通矣。來不在速。期於終。不為小人所揜而已。陳平交絳侯。以誅諸呂。仁謀薦東之。以誅二張。近乎困之九四矣。三在下。故為車。剛故為金。又坎為輿。九五剝。

剝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剝困。剝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當困之世。而不能子而不能矣。也。君子揜於小人。而不能白也。則何貴於易哉。易有道。為存乎其人而已。孰為其久。上有拯困之君。下有拯困之臣。則柔可消剛。可長困。可亨。吉矣。九五以剛中之才。正入之德。為困世之君。則上有拯困之君。九二之大臣。又有剛中之才。九四之近臣。又有湯

困

剛之志則下有拯困之臣矣君臣同德患不為尔一有為焉孰為小人刑之以劓刑之以剕孰為君子錫以紘冕身以精誠小人去而君子申始乎困而徐平說脫天下於困窮之淵而路天下於福慶之域示易之道也志未得謂未刑小人之時中直即中正

上六

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是也外則為古凶之輕困之上六是也凡九五九二九四之吉皆以陽剛之才中止之德刑小人用君子拯一世之困而天下受福矣上六以一陰之孤處困之後出刑戮之外亦適有天幸也雖有桀君子之志亦何從而逞哉然始則為二陰之所繫如困于葛藟之憂而不得脫終則乘一剛以自危如據于臲臲之几而不得安動亦懼禍之及故曰動悔靜亦懼禍之及故曰有悔聖人於此開其三向可也過其歸師不可也故許其征吉又許其吉行皆縱其去而不追其窮也夫推開小人之去而後免小人之禍是故拯困之道莫上乎在後而剛則為下推記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繙井羸其瓶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

其瓶是以凶也

以統井无井以就邑井何求焉不為汲者德而虛不為不汲者得而為井何查焉汲而往者其欲充汲而來者其望切愈養而愈不窮井何惡焉汲者之力有強弱則繩有入而未出瓶有繫而不反井何怨焉瓶之出以禹稷為井春秋戰國之世以孔子為井然禹稷能濟天下之飢渴而孔子不能者德盛而功艱也齊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者言曰吾指不能進於是非汲者之弱於力乎功之艱斯人之凶而不幸也井何心哉繙綆也汔至者綆幾至泉而未出也羸繫也古羸綆通用剛中謂二五推剛中故不改巽入也巽乎井入乎井也入乎井而能上乎水則井之功行入乎井而不能上乎水則井之功廢故凶今巽下二爻二初六九二六皆坎之下若瓶之覆而入井之象九三六四二爻二若井中之瓶覆者復仰之象而坎之九五五隔其上若較系綆其瓶而不能上乎水之象坎為水巽為木木者汲之器也器入水而復上水者井之象也九五上六坎上二爻二有解御而出井之名巽下二爻二以木鬯在渡師其右之汲瓶之類也羸繫

井

字已解。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水下有水汲器

在大壯水汲器之出也。汲器入而水德行。汲器出而水功著。此井之象也。勞之資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德。勸之相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功。勞資與也。勸相助也。水言與。器言助。有水无器。井能自活。斯人平。故汲引之功。不下於汲。泉。勸相之惠。不監於勞資。**初六井泥**

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居下流者。婦象也。安舊習者。絕新功。初六在一井之底。居於下者也。宜其泥之不澄也。外幽陰之極。安於舊者也。宜其泉之不新也。井之可飲。可食。潔清故也。今也泥而不潔。舊而不清。衆禽且无一食之者。而况人乎。人之棄而不食。時之舍而不用。將誰尤乎。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故用之樂。退申之誠。歸漆雕。九二井谷射鮒甕敝

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水一也。其地則不一。曰井曰谷。是也。地不一。則功亦不一。故谷之水

以注而下。為功。井之水以汲而上。為功。注而下者。其功及魚鼈。汲而上者。其功及百姓。今九二雖有微陽。生微水。非如初六之純乎。泥也。然亦在泥之上。井之下。其所注射。僅下及於泥中之蛙鮒耳。井不為井。而反為谷。不上出而反下注。止及於蛙鮒之細。而反不及於

魚鼈之盛。多賈合之不如也。譬之一漏甕。為徒下注。而无養人之功。何足以為井哉。二下此於初六。初六陰潛而細微。有小人之資。有鮒魚之象。既下此。小人則上之。君子无我。與者矣。上无我。與則上无我。及者矣。子常信无極。而國昏然。子馬。瞻八人者。而君不安。是也。谷下注。甕漏亦下注。皆不上出之義。**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

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九三以

質居井下之上。當一井之半。則泥者去。注者浮。淺者深。此渫治之井。甘潔之泉也。可食而莫之食。可汲而莫之汲者。以其猶未出井之上也。此可用之才。當在下之地。而在其春入之才。德故為之。測然於心。而歎其上之不我。燭也可食者。井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測焉。井不自測。而人之行而過者。測之。井不求上之我。燭而人為之。求其明者。以燭之。此作湯者。所以為井。歎也。非為井。歎也。為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於上者。歎也。非為君子之不見用者。歎也。井一用。一色受其福。君了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君子无明王。則如

无賢仲尼曰。明王不以天下。孰能宗子。然則九三之測也。井云乎哉。君子云乎哉。故在下之君子。如九三之泉。在井之半。掄於物。遠於人。非

明之至者。不能燭其幽也。故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六四井甃无

彖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治國欲新為孝欲新進德欲新

知新為孝欲新也曰德日新又日新進德欲新也六四之井甃其德之新乎 甃者甃而脩之也井一脩則舊井為新井德一脩則舊德有新功大哉井之有功於斯人乎大哉脩之有功於斯井乎井至六四則泉溢而將上出之時也不患人之莫已汲而患已之莫已脩井之不脩井之咎也脩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井何咎哉故德之不脩足以憂孔子孝不能行足以病子貢六四一有兩甃字連之象故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下主乎君泉有德一邑汲之君有德天下汲之冽而寒者泉之德中而正者君之德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大君之位猶泉以甘潔清寒之德為一井之主也天下之人酌而飲之若渴者之於井也孰能禦之泉而不冽不寒君而不中不正人有吐井泥羞汗君而去之耳故傳說非其上不食伯夷非其君不事君天下者可不懼哉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至於上六則瓶之入者出水之虛者其患在不成功之已成其患在成井功成之患也功成而倦之患也功成而倦是井泉既上而復幕其井也夫惟勿幕無後天下信其吉

之大天下信其吉之大然後聖人許以成之大此大禹之勤儉周公之吐握也坎上六一開而勿幕之象

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象曰革水火相息

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於革乎抑懼於革乎曰懼於革也何以知之曰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知其不得已也曰火逢水則滅水逢火則竭二女居則同而志則別是可以不革乎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不已乎故戒之曰已日乃孚又曰革而信之言其初之未信也曰元亨利貞悔亡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言革之而非大亨非大利非大正皆革而不當也其能無悔乎革而不信革而有悔則如勿革故曰聖人懼於革也然則何以能革而信革而當乎曰見彼之所

民願之精革而民後之相愛其卒於既革之後當如兌之說如是者可以革而信革而當矣天地得此理故革而四時成湯武得此理

故革而天人說革之時豈細故哉可不懼哉秦之變法趙象曰澤

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火者就燥之物也今在澤中是

眾矣鑽燧生於茹毛上棟生於營窟質散必文寬窮必猛革之為用

豈特治歷之一事哉食者人之天天者食之天革其大而它可推矣

歷貴乎革者三辰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

不可以有為也觀六爻之辭益知聖人之懼革也初九戒革之

疑上六戒革之過五者之戒詳矣然後九五不待占而決也初九革

之初也常革之初遠可以革乎曰未可也當固執之堅忍之如黃牛

戒之之嚴也以此戒之猶有疑錯前七四之禍六二已日乃革

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以六二中正文明

相應之君此時而不為何時而可為今日已日乃革之然後征吉然

後无咎然後行有嘉慶者不有所倡不可以和有所主不可以贊

必也占君已有革之日而主之吾乃可以贊而革之乃者緩辭也

後而不先之辭也中正文明而濟之以陰柔故也惟其緩而審故以

征則吉以行則慶故季孫問一邑之叛然後孔子可以陳隋費之言趙

鞅无君命而逐君側之惡人則春秋以為叛六二獨得而專於革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二就有孚象曰革言二就又何之

矣九三居下卦之上位亦高矣按上卦之爻權亦近矣為離卦剛明

危也何其成之之太詳也聖人孟曰九三不患不剛患在大剛不患

不明患在太明何也剛明而過中故也必也如革卦卦辭之三言者

然後可以成就而信於天下也曷謂三言曰大亨也大利也大正也

不達曰又何之矣言為往而不可哉故九四悔亡有孚改命

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初九戒蚤六二戒專九三戒躁然

不然君子不以事違志君命曰可君事曰可奉命可也君命曰可若
事曰否改命曰也吾既信吾志矣君獨不信吾志哉豈惟君不信之天
亦信之天信之君信之矣君信生於天信天信生於自信雖然改命
不可許也非誠有其志者不可改也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而
革之九四曰信志也志不在於因漢則羅兵歷下之役韓信不可以
改命而伐齊志不在於厚葬則致田鱸櫟之命子躬不可以改命而
却鄭然則九四何以得自信其志而聖人許其改君命也曰九四允
誰之初也又能以陽剛而處四之柔順也此其改命豈犯上而侵君
者乎故許之也然則九三有為而聖人沮之九四不為而聖人勸之
何也曰九三所謂由也兼人者也九四所謂來也退者也革以改為
義臣改君命亦革之一也故於九四發之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

人虎變其文炳也
可革不革是以散濟散既革悔革是以散易
散革之道亦難矣蓋革國之欲止不能止符
堅之行率國之欲動不能動漢文之靜雖然與其輕也寧重與其喜
也寧懼今也革至於九五聖人獨決之以未占而有孚是龜筮有所
弗詢鬼神有所弗謀也九乃輕於革乎蓋天下无灼然之理則聖人
无決然之志革之道初戒其早二戒其專三戒其躁其可革未灼然
可革也四戒其疑已灼然可革矣九五以陽剛之資居眾訟之上當
大君之位兼四文之助其可變可革之理灼然如虎文之炳也尚何
待於占乎此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之事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

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

也
革本於九四可革也至於九五能革也至於上六從革也雖然可
革在理能革在已從革在人聖人盡其所能革而不其所從革
君子革心蔚然如豹文之不可掩小人革面勉然順吾君而有所從
是亦足矣復欲進而未已忿其革面而必強其革心凶之道也故曰
征凶惟安而居焉正而守焉斯吉矣故苗民七旬而乃格舜尤以為
速商民三紀而乃變康王不以為遲憂其革之尺也非憂其革之尺
也憂其革之過也

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以木巽其火亨飪也聖

人身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其耳目聰明柔進

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象也象者卦之形肖
鼎之形也以列足而載
一腹以一鉉而貫耦耳非鼎之形乎六爻畫而鼎之形以具二卦合
而鼎之用以行以祀之木入離之火而亨飪之用著矣太古者聖人之

制鼎皆自奉口卦而已哉有鼎之用有鼎之德享上古帝養聖賢乃其
用也卦巽之順以順於義理卦離之明以達其視聽卦六五之柔中
以應剛陽之聖賢乃其德也全其德以施其用焉往而不大亨乎故
曰是以元身自夫革去故鼎取新去故取新何獨鼎哉食者生民之
大本鼎者火化之元動革通蒸而新乃法孰為革故取新之初
象乎孰有大於革茹毛為火化之初乎一初既立而乃法類從矣

象曰 鼎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程子謂君子居處必正
命令必重蓋取諸鼎然

又有一說為革之湯武革命謂天命也革以革之必鼎以定之
疑命即書之定命也又古之傳國以鼎猶後之玺也故傳曰禹鑄鼎
象物其後鼎遷于商又曰武王克商止鼎各邑又楚子問鼎于
周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此亦正位
凝命之一說然必曰君子者不惟
其器惟其人故鼎以糾輕以武重

初六 鼎顛趾利出否得妾
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去惡不長庖無滌清之鼎去微不盡聖人無新美之治是故不有
傾寫不可以去一鼎之惡不有滌蕩不可以去一世之微鼎之
初六天下草昧陰閉之初猶宿昔滓濁之鼎也將欲去其故以取其
新可不傾寫滌蕩使无一豪之不及乎故為鼎者顛覆其趾以出

去否忘為治者滌蕩其舊以不微其晦其否惡尺而貴珍之膳來晦具
微而陽光之治起湯之革夏必代虛以實高祖之入關必除秦之苛
布漢之寬也初在下故為趾六陰而虛故顛覆巽為長女而初六居
下故為妾妾者陰閉晦冥之象六離陰而初為陽故為子子者陽剛
光明之象物忌顛覆惟
鼎每獲則每繫故未悖

九二 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人之鴻鼎非重夫鼎也重夫鼎中之實也鼎有實則可薦諸上帝可
羨諸聖賢可飽夫天下九二以陽剛之才德居大臣之正位上遇六
五離明謙柔之主下得三四同德之助此鼎之有美實天人上下所
同持以為尊者也然寇陽者陰離正者邪初六与五相近而吾仇也寇
我而能我即則此必受其即仇我而能我動則彼必乘其動今也初
六以一陰之孤而壓於衆陽之底故有疾我之心而无即我之便九
二以陽剛之才而充以篤實之德故有不動之志而无可乘之隙大
哉九二之實德乎壯哉九二之不動乎一鼎不可動則乃夫廢一
不可動則乃議息故流言不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裴度而周唐
安慎所之者言謹密而不動也我一有所之彼斯乘之矣惟慎所之
故吉而約

九三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
无悔九

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實一而味殊。綦下者重而沉。綦上者輕而浮。綦中者粹而美。昌粹而美也。間乎輕重清濁之中也。初六鼎之足。六五鼎之耳。上九鼎之

鉉。孰為鼎之實。三陽是也。孰為實之中。九二是也。故謂之雉膏。雉者內之珍。膏者雉之珍。此鼎實粹美之至也。然味成而莫之食。何也。九四塞之於前。而六五改之於上也。方物以足行。鼎以目行。六五離明之君。而不食。九三之雉膏。非九四塞之而誰也。其行也。或塞之。其食也。或間之。六五用九三之意。所以改也。上之意。改則下之行。塞之。其意。公見孟子者。樂克啓之也。不見孟子者。臧倉改之也。雖然。暗主用賢之意。可改而明主用賢之意。不可改。六五明主也。九四其能終改之乎。一旦而悟。如兩之佈然而下矣。始若虧損而可悔。終則潤澤而逢吉。言終不食。九三之雉膏也。哉。破斧九罭之詩是也。鼎耳革。言改也。其行塞耳。不從則鼎不行也。失其義。謂君臣之義。為九四所間。而相失於始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

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實至於四。鼎之盈貫之重也。持盈者必有高。天下

之德。然後能元傾。任重者必有過。天下之力。然後能不踣。九四以陽外陰。德已薄矣。以近君之六臣。下應初六陰柔之小人。力已小矣。與小人而同事。必與小人而同禍。此其所以折足覆餗而沾濡其身也。焉得不凶乎。元。與。與。反覆之半之。以圖靈寶。象。象。與。惜身之。諸。諸。以。圖。蕭。道。成。音。宋。之。亡。獲。公。餗。也。顯。祭。之。誅。其。形。渥。也。信。如。何。者。言。信。任。小。人。其。禍。何。如。故。深。戒。之。也。六五鼎黃耳金

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挈一鼎者聽於耳。耳者一鼎之主。猶君者天下之主也。然主鼎有二道。鼎實中則正。過中必溢。鼎鉉剛

則柔。不剛必墜。主天下有二道。持盈以中正。則為天下之利。不中不則。則諛臣進。元。洋。之。貢。薛。韋。康。是。也。黃。言。中。金。言。剛。貞。言。正。利。言。為。天。下。之。利。六五。一。分。布。於。上。故。有。鼎。耳。之。象。六。五。本。坤。卦。故。黃。中。得。九。二。為。大。臣。故。為。金。鉉。上九鼎玉鉉大吉

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兩既決而雲歸。鼎既薦而身退之大臣乎。有犯无隱。在位之大臣也。有犯有隱。不在位之大臣也。非隱也。寓直刺於旁。諷之中。截面折於忠愛之表。隱之犯。有甚於

犯之犯也。季康子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是時仲尼不在位也。故仲尼不對。非不隱也。既而私於冉有。告以周公之籍。非隱也。此鼎之上九。玉鉉在上。義也。九陽也。剛也。上隱也。柔也。九二在位之大臣。故為金鉉。粹于剛也。上九不在位之大臣。故為玉鉉。玉者質剛而德柔。溫潤故也。故曰剛柔節也。言剛而非剛。柔而非柔。皆中節也。夫

如是豈不大吉而无不利乎然九四以剛処柔則為折足上九以剛処柔則為王鉉者在位不在位故也上九乾射乾為王

吳郡吳興縣人
亦崇唐風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之十三

誠齋先生易傳下經卷第十四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三三震下震上震身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豕

曰震身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馬百

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以有者何也動而懼則亨也懼非惶擾失守之謂也懼而敬也推懼故敬推敬故無懼無懼者非不懼也懼始乎來終乎散也當天

下之大事震動而來也吾虩虩然必為之恐懼而顧慮焉必求其所

以應之使大事為無事焉斯可以轉禍為福移懼為喜而笑言啞

亞矣故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於主祭之手姜里能難文王

而一豎之外無餘知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

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其懼有所忘也能如是天下可懼之

大事孰能驚之者其出而主宗廟社稷優為之矣高祖當項籍光

武遇項籍是已震為長子故言主祭又震為雷為動曰出考書曰

明天子出矣說卦曰帝出乎震劉備聞迅雷失匕箸託也豎之

風雷雨弗迷震之祭主不喪匕鬯敬也出字上脫不喪匕鬯四字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震者雷也一雷已威矣況洊雷乎然君子非徒警言也有功用焉聞雷而恐懼警也敬言而已矣過

則舍之徒警言也君子則不然恐懼以先之脩省以繼之脩省者恐懼之功用也脩其身省其過則恐無恐懼無懼矣

初九震來

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

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險易則勢有誦伸故天下无常險亦无常誦險過則易誦其則伸以六二之柔乘初九之剛險也以六二之靜應初九之動誦也方震之始初

遇九之猛厲勃然而動駭然而來何可當也六二才与位俱柔若不勝其憤起而逐之奚而不喪惟能以柔避剛以靜制動遠避而勿逐俟之

以而剛自衰則言无喪而有得矣險者易誦者伸非有得焉祖避而

入漢中光武避更始而出河北得震六二之義矣厲猛也躋于九陵避

之遠也。億度也。其所有之資也。度六三震蘇蘇行無眚象曰

震蘇蘇位不當也。不患无位有位患也。非患位也。才儉於位之患

非位之不當乎。君子所以為六三懼也。蘇蘇懼之至也。然則奈何

曰行而去之可也。辭難避事。馬子之義乎。曰是君子之義也。不才

云才。墮身細也。墮國細乎。五才不稱吾位。吾去之天下獨无才

稱其位者乎。鮑叔孫夷吾子。又遜子。去无才得有才。豈惟无

災。皆乎國之福。身之福也。遂子。焉不為令尹。九四震遂泥象曰

蔡謨不拜。同徒可以无青矣。抑可以為次矣。六五震往來厲億

震遂泥未光也。鍊化為繞。拍一齊誅於眾。楚矣。以此居震擾之

世安能致遠而不泥。光大而有濟乎。劉向六五震往來厲億

恭顯難如漢朝。珣瑜。大並居唐位。是也。六五震往來厲億

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六五震之君也。當震動之世。為正位之君。宜其憤起奮伐。發亂反

正。以大有為於天下也。今戒之曰。毋進而往。往則為上六之震。極

是往亦危也。毋退而來。則乘九四之至剛。是來亦危也。必也深

思焉。長慮焉。慮之於心。度其得中而无喪。其所有焉。斯足

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曰。治人者必自治。料敵者必料已。五因震之

君也。六則陰柔而无陽剛之才者也。當動之時。无動之才。與其動

而喪。吾之所。有。不若靜而不喪。吾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

之所有。其周平王。晉元帝之事乎。震索索中未

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上六似之。六以柔怯之資。居震懼之極

視豈不矍然。然而愕乎。震之上六。似之。六以柔怯之資。居震懼之極

下臨五爻之動。其索然矍然。宜也。然聖人一則以警。一則以安。曰

征凶。言往則凶。咎言不往則无咎。安之之辭也。而終再三以警之。曰

我之鄰。六三實當之也。然聖人雖安之。而終再三以警之。曰。雖

无咎。而鄰之蘇蘇。亦不可不戒。不戒也。天下之禍。莫大乎。其鄰

而于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也。虞受晉寶。以城號。不

知。乃所以自戒。楚聽秦賂。以伐齊。不知。乃所以自伐。玩故也。江亡

而秦穆懼。吳亡而晉國弔。其知所謂。雖无咎。而畏鄰戒者。震之

六爻。一言以蔽之。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婚媾有言。亦謂鄰也。中未

得。謂懼而不自得也。三与上應。曰

鄰。說者以五為鄰。五君也。非鄰也。



艮上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動如山止之至也曰艮其背何也此者象也象者狀物以明理也故顧如人之顧噬嗑如人之噬艮如二人相重皆背而立也二陰虛而眾者耳目手足也一陽實而孤者背也艮之背而面而背外是艮其背不自獲見其身也其悔亦面而背而面不見後人之面是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君子觀自之象於是得忘我之吝觀悔之象於是得忘物之吝忘我則中不出忘物則外不入中不出外不入止之至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得志而弗為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何咎自內故艮其背悔豕曰艮止也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止也非止而不可行也時行則行亦止也非行之為止也時止則止亦止也時行則行亦止也非行之為止也時止則止亦止也

君子不以爲止行止聽乎道聘列國見齊梁君子不以爲不止也彼之止非止乎道也此之行亦止乎道也如北辰焉拘建无定也而孔子亦曰比及君其所君子之止其所即北辰之居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者前一人面內而不自見其背况見已之面乎後一人見前人之背而不見前人之面况見後人之面乎所以釋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止之於初猶不能止之於末而况辨之於初者乎顏子之不遠復止一尺之不善於初者也漢文即位之初喜齋夫之辯捷而張

釋之極言其害止其君之不善於初者也。頗為幾乎聖而文為七。制之先止於初之效也。良止也。初六止之初也。居腓之下。偶而散。趾之象也。以六之柔而靜。此趾之止而不行者也。聖人猶有憂焉。曰：汝能止其初。猶宜止其終。曰：利求貞者。止其終之謂也。然六止。而初動。故曰：六二良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言未失正。

其隨未退聽也。六二一卦之大臣也。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則不然。居大臣之位。逢其上之剛。必有柔。順之忠。而後可。譬之一身。以已下九三。則猶腓也。九三在上。則猶。背也。九三陽也。六二陰也。陽倡則陰必和。背動則腓必隨。以六二。之柔而欲止。九三之剛。以六二之腓而欲止。九三之背。其能與否。已昭昭矣。然必觀其心。然後君子小人可判也。古之人於其上之。不善有拯而不隨者。有先隨而後拯者。有先拯而後隨者。有不拯。而隨者。有不拯而隨而心不然者。能達比乎。拯而不隨也。楚靈王。之問子革。先隨而後拯也。伍被之答淮南。先拯而後隨也。蜚廉惡。來不拯而隨也。君曰：好色亦曰大王好色。君曰：好貨亦曰公劉好。貨不拯而隨而心不然也。六二良其腓。非不欲止其背之動也。而。柔不勝剛。下不勝上。故曰：不拯其隨。非樂隨也。外不得而隨。而中。不得已也。故曰：其心不快。言其不得已而隨也。又曰：未退聽也。言。其難不得已而隨。亦未肯退聽其上之輕動也。九三非君也。

六二之上上也。六二不得而隨也。君子於良之六二。察其跡而哀其。心。六二居背之下。偶而立。腓之象。腓。脛肉也。六二中正。故不快。故。未退。九三良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良其限。危薰心。也。君子之孝。至於止其所。而如山之不動。可以免矣。故初與四皆。也。无咎。五悔。亡上吉。二惟小不快而已。今九三曰：厲。曰：危。曰：薰心。何也。蓋三居物我之交。內外之際。而九三以陽處陽。剛而進。躁而。動者也。人有夜行而遇子都者。已先焉。子都後焉。不推子都。不。見已亦不子都。見也。且而一揖焉。則喜。子都之美矣。喜。生於見。見。生於不相背也。九三下卦之背。所以背六四。而面內者也。推剛而。進。躁而動。則有時回面而外。向矣。此內慾之所由出。而外邪之所。從入也。故聖人戒之曰：爾幸能良其背矣。今而列其夤之脊。自危。其心使之有定。列而不亂。行也。尔幸能行其庭。不見其人矣。今宜。良其闕之限。自危。其心使之不踰。閑而不出。戶庭也。昔也行其庭。今也不踰。闕則併。與庭而不行。昔也良其背。今也列其夤。則併。與。躁而靜。如百鍊之金。而不可革。推其進。故反動而止。如介然之石。而不可轉。九三之剛者。質之美也。九三之良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者。孝之功也。然則孝。碩可少哉。故益不以辨之。聖而忘逸。樂之戒。周公不以成之。賢而廢。遊田之規。大哉。孝乎。夤亦背也。厲亦危也。

六二之上上也。六二不得而隨也。君子於良之六二。察其跡而哀其。心。六二居背之下。偶而立。腓之象。腓。脛肉也。六二中正。故不快。故。未退。九三良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良其限。危薰心。也。君子之孝。至於止其所。而如山之不動。可以免矣。故初與四皆。也。无咎。五悔。亡上吉。二惟小不快而已。今九三曰：厲。曰：危。曰：薰心。何也。蓋三居物我之交。內外之際。而九三以陽處陽。剛而進。躁而。動者也。人有夜行而遇子都者。已先焉。子都後焉。不推子都。不。見已亦不子都。見也。且而一揖焉。則喜。子都之美矣。喜。生於見。見。生於不相背也。九三下卦之背。所以背六四。而面內者也。推剛而。進。躁而動。則有時回面而外。向矣。此內慾之所由出。而外邪之所。從入也。故聖人戒之曰：爾幸能良其背矣。今而列其夤之脊。自危。其心使之有定。列而不亂。行也。尔幸能行其庭。不見其人矣。今宜。良其闕之限。自危。其心使之不踰。閑而不出。戶庭也。昔也行其庭。今也不踰。闕則併。與庭而不行。昔也良其背。今也列其夤。則併。與。躁而靜。如百鍊之金。而不可革。推其進。故反動而止。如介然之石。而不可轉。九三之剛者。質之美也。九三之良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者。孝之功也。然則孝。碩可少哉。故益不以辨之。聖而忘逸。樂之戒。周公不以成之。賢而廢。遊田之規。大哉。孝乎。夤亦背也。厲亦危也。

六二之上上也。六二不得而隨也。君子於良之六二。察其跡而哀其。心。六二居背之下。偶而立。腓之象。腓。脛肉也。六二中正。故不快。故。未退。九三良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良其限。危薰心。也。君子之孝。至於止其所。而如山之不動。可以免矣。故初與四皆。也。无咎。五悔。亡上吉。二惟小不快而已。今九三曰：厲。曰：危。曰：薰心。何也。蓋三居物我之交。內外之際。而九三以陽處陽。剛而進。躁而。動者也。人有夜行而遇子都者。已先焉。子都後焉。不推子都。不。見已亦不子都。見也。且而一揖焉。則喜。子都之美矣。喜。生於見。見。生於不相背也。九三下卦之背。所以背六四。而面內者也。推剛而。進。躁而動。則有時回面而外。向矣。此內慾之所由出。而外邪之所。從入也。故聖人戒之曰：爾幸能良其背矣。今而列其夤之脊。自危。其心使之有定。列而不亂。行也。尔幸能行其庭。不見其人矣。今宜。良其闕之限。自危。其心使之不踰。閑而不出。戶庭也。昔也行其庭。今也不踰。闕則併。與庭而不行。昔也良其背。今也列其夤。則併。與。躁而靜。如百鍊之金。而不可革。推其進。故反動而止。如介然之石。而不可轉。九三之剛者。質之美也。九三之良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者。孝之功也。然則孝。碩可少哉。故益不以辨之。聖而忘逸。樂之戒。周公不以成之。賢而廢。遊田之規。大哉。孝乎。夤亦背也。厲亦危也。

危薰心者操心至危若有薰蒸其心者
九二奇而橫有門限之象良為門闕
六四良其身无咎象

曰良其身上諸躬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上欲止其君之不善
諸人而自止諸躬則得之矣楚莊王好獵而樊姬不食禽獸之肉

大宗喜武功而魏徵不視七德之舞此其事也王吉之賢能踈昌
邑之獵揚縮之清能戒份陽之樂

六五良其輔言有序悔亡
此其効也四居躬之半身之象也

象曰良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良之君也其言如絲之至微其出
如綽之至大成五一言而天反風景公

一言而妖星退可不謹哉與其言而未善寧止其輔頰而不言止
而不言非不言也審而後言也審而後言者是惟不言言必有

矣何海之有故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威王三年不鳴
一鳴而齊國震驚良之六五所以能良其輔者以其德之中正而

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五居上而
偶有口眩而不合之象故為輔頰
上九敦良吉象曰敦良

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以德之剛居止之終其高風勁節剛健篤
實如泰山喬嶽之顛其止豈可搖其厚豈可移

哉此伊尹將告歸仲丘不踰距之
事也厚也上九亦肯之象故厚

巽上漸女歸吉利貞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

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

而巽動不窮也
臣從君如女從夫夫之從夫聘則漸奔則速漸
則正速則邪正則妻邪則妾臣之從君可速而

不漸邪而不正哉漸而進則獲乎上而有功正而進則正其身以
及國漸而進者誰也初六六二九三六四上九也獲乎上者孰為

上也九五也九五以剛中之盛德居天下之大位故曰其位指而
言之也諸爻得乎有位之大君故曰得位以此得彼也良止巽順

止則靜順則謙既靜且謙其進豈不正而漸哉有
象曰山上有
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在山而高也山有木木非
木在木而高也非人所植則聽於

天而無所用其力因山而高則浸以長而不驟至於高所以為漸
也君子鮮之以此處已則不自賢其德而居於賢德者之間故賢

德者指而高焉以此處人則不速其善而俟其久而自善故風
俗化而善焉又豈獨進得位進以正一端而已哉或以女或以木

或以為其象亦非一端而已
巽為長女又為高鴻象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

巽為長女又為高鴻象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

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鴻雲飛水宿之物也當其水宿而進於飛必有漸也故始

進則漸升于水涯之江干如初六之君子在下而始進亦或自抱

關擊折而升或自乘田委吏而升也匹夫孺子如燕雀焉安知鴻

之志哉或欲厲而危之或有言以毀之安知君子之不卑小官少

安无躁之節哉為君子者付之莞尔勿深咎焉可也非不咎也其

義不足咎也如足咎則孔子温武叔孟子怨臧倉

矣良初山之麓故為干又偶立有江干兩崖之象

六二鴻漸于

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鴻自干而漸進于磐石之上則

高而安矣此六二漸進而居大臣之位之象也然居大臣之位食

吾君之祿豈曰素餐云乎亦欲置國家於磐石之安納君民於和

衎之樂而已故傳說之志在中與有商而非后則不食其祿孟子

之志在平治天下而食方丈則得志不為良二山之石故為磐良

為小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

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

順相保也止極者進必歸伏以者飛必高九三居於良之終止之

極也壓於巽之下伏之爻也以陽居陽進必歸飛必高

也是故自干自磐一飛而登于高平之陸知進而已且好高而已

可知進而已故其類雖眾豈復回而顧好高而已故非類在上亦

六二鴻漸于

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于磐石之上則

高而安矣此六二漸進而居大臣之位之象也然居大臣之位食

吾君之祿豈曰素餐云乎亦欲置國家於磐石之安納君民於和

衎之樂而已故傳說之志在中與有商而非后則不食其祿孟子

之志在平治天下而食方丈則得志不為良二山之石故為磐良

為小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

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

順相保也

止極者進必歸伏以者飛必高九三居於良之終止之

極也壓於巽之下伏之爻也以陽居陽進必歸飛必高

也是故自干自磐一飛而登于高平之陸知進而已且好高而已

可知進而已故其類雖眾豈復回而顧好高而已故非類在上亦

可知進而已故其類雖眾豈復回而顧好高而已故非類在上亦

可知進而已故其類雖眾豈復回而顧好高而已故非類在上亦

斬

巽也六四漸進而登于木則又在陸之上矣以九三之剛而斬于

陸今六四乃超九三而出其上此危道也惟降而棲于可掾

可掾之卑枝則庶幾无咎矣漸于木者飛而至也得其掾者順以

巽也君子之漸進於高位不幸而在剛暴小人之上非順而巽巽

而降未有能免者故子文下子玉而安陽處父上趙盾而見殺

三禦四陰寇陽也四順三柔巽剛也四出艮之上為木為風故乘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

于木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九五以剛明中止之君居崇高富貴

象也下有六二柔順中止之大臣九五與之合志一德以大有為

於天下此如鳩之遇順風橫四海也何難之有然猶三歲而不合

不合而无成者何也五欲親二而九三在旁以間之如崩通之說

韓信二欲親五而六四近上以間之如管蔡之毀周公此其所以

婦三歲不孕也惟君臣皆有中正之德故九三間臣之計不行於

六二六四間君之計不行於九五終不為其間之所勝而底於吉

也彼不能勝此則此之志願得矣君之志願得則豈惟位之高如

江陵哉功業之高亦如江陵矣雖然豈一日之致哉亦三歲之漸

而至也漸于陵非進於位之漸也進於功業之漸也故文皇之治

不見於正擗之初而見於三年之後開元元和亦然君臣遇合之

艱也成就之不易也如此而或者欲一言而悟昔年而化或者不

妄則易妄矣婦謂六二不孕謂功元成五出山木之上故為陵鳩

漸而至於陵乘巽之風故也又巽為高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

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九三漸于陸上九復漸于陸

于陵高之極也不可踰矣踰則替故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

漸也進也皆至于高平之陸而止矣然九三下之漸于陸躁於進也

雖平而高上九之漸于陸安於進也雖高而平何也自于自警而

至於陸則其高為驟自陸自木自陵而復至於陸則其進為退上

九以剛陽之德秉謙巽之極名居一卦之上實出一卦之外其位

弥高其心弥下其進弥徐其退弥速此其羽翼翔集截然而不可

亂豈不足以高出一世而為天下之儀表乎故其平安劉之策不

妙於四老人冠御重僕之功不宏於一客星然則學者欲學漸之

一卦將學自進乎將學其不進乎巽為進退又巽為風至上九風

之衰也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故鴻復反于陸良巽皆上實而下

散鴻舒翼之象

三三 兌下 歸妹征凶天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

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

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歸妹者嫁女之家非娶

嫁女之家漸曰女歸自彼歸我之辭此娶婦之家也今日歸妹自

我歸彼之辭婦人謂嫁曰歸此嫁女之家也昌為不曰歸女而曰

歸妹女者愛之鍾也妹者孤之窮也何以知妹者孤之窮也妹之

為言幼少之辭也无父而有兄之辭也豈有父在而女稱妹哉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者敵兄之辭也。无父而歸於人，孰歸之也？兄歸之也，孰為之？兄震是也，故兌者少女震之妹也。震者長男兌之兄也，曷為歸妹征凶？无攸利也，不待兄以已歸於人而自往焉，是淫奔也。淫惡之大，奔行之醜，聘則妻奔，則妾非凶乎？又何利之有？拜之從，非四岳歸之堯也。孔明從先主，徐庶歸之先主也，伯姬之歸宋，魯成公歸之宋也。山夫婦君臣之大義也，非夫婦君臣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萬物熄，男女不交，萬山熄，君臣不交，萬化熄。故曰歸妹也。伯姬三夜不息，燭不亦動乎？少妹之孤身有所依歸，不亦詭乎？惟不待兄之命而自征行，以往焉，則凶則无攸利，爾而况位不當柔乘剛乎？王輔嗣以為少女與長男交是誤，以姤為娶也。上下卦言歸妹者四，初无取女之辭，如咸亦无女歸之辭，如漸何從而知其父又以姤從妹而為勝，愈失之矣。巽為姊，經有兄而无姊，然則震之嫁其妹，將焉歸少女歸于少男，咸是已。柔乘剛謂三陰皆乘三陽，陰位乎陽。**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雷與兩則澤益滋，兄舉禮則妹有歸，此歸妹之象也。傳曰昏姻者禍福之始，故姜任與周文衰禍魯叔姬辱身，董仲相夫，曼姬嫁國君，於歸妹之始，必慮承父之所終，必知其歸之所敝也。豈惟昏姻忠散必野文，散必傳一代之敝也。昔俗必強，從俗必強，一國之敝也。

清必隘，和必不恭，一行之敝也。兼愛必无，初九歸妹以媵，父為我必无君，一季之敝也。豈惟昏姻，初九歸妹以媵。

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怕也。跛能履，吉相承也。**初九之跛，能履則非跛也，九二之眇，能視則非眇也。非跛言跛非眇言眇，眇言弱也。眇孤之妹，妹弱不振待兄以振者也。初九在下非妹也，妹之媵也，故驪姬之媵生卓，卓戴已之媵生惠，和言媵也。非匹也，然卦辭言歸妹征凶而初九為娣，則征吉何也？征凶者不待兄之命而自往征吉者，待女君之命而以往也。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今日歸妹以娣，是娣聽女君左右之也。初九以娣媵之甲剛貞之德而能躬跛弱之柔，承女君之尊，所以吉而相承也。怕者能安其分之常卑也。歸妹以娣，其猶泰弟之茹乎？非娣之賢也，妹之賢也，故君子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不賢管仲子產而賢鮑叔子及。

象曰利幽人之貞，柔變常也。初九六三九四六二言歸，之位下卦之尊者也，即妹之身也。妹之身而九二獨不言何也？九二幽人者，誰幽人者，男女賢德之通稱，履之九二曰幽人，貞言所謂子之幽貞也。歸妹之九二曰利幽人之貞，言少妹之幽貞也。九二以孤幼妹弱之身而有遠處之聰明，以女子无父之訓而有幽閒。

歸妹

中身之賢德者，躬陰而陽，其性質柔而剛，其德故也。幽則至靜而不可動，則至堅而不可渝，皆剛陽中正之常德，而不變者也。故曰：未變常也。九二其女夷齊，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手其末，伯姊陳孝婦之儔乎。

歸妹以須未當也。九二言幽貞未變之德，而不言其所歸。此未嫁而待禮也。故曰：歸妹以須，須者待也。然方九二未嫁，以待禮而六三欲躍出於九二之上，此已挾綠木上，借之心矣。故聖人從而正其分，曰：汝曷不反而歸於娣，媵之列乎。又曰：未當者，深貶其借之不當也。其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在外，則皇父卿士，番為司徒之時乎。

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九四亦少妹之兄也。而歸妹也，待嫡兄之命也。夫九二以少妹之孤，袒聽聰明，斯已賢矣。剛陽得中，此又賢也。幽貞不變，此又賢也。歸而須禮，此又賢也。嫁而愆期，此又賢也。其三聘之，尹三顧之，首也。與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九二之少妹，在二則幽貞而不變，至三期則愆期而未行。則向時而歸於人乎。待六五之命而後行也。六五以帝乙之賢，至尊之位，辨中正謙柔之德，而九二之賢，女為之，妹以是兄歸，其妹豈不光華，焜耀于而國而家哉。於此而下，嫁於諸侯，又能自謂我雖女君也，娣雖吾妾也，不以已為過之，而自以為不如，位高而志益卑，身貴而行愈謙。此帝妹之所以愈賢，助推而放諸君道高帝不如三，俱文帝不及賈生，其風幾乎彼謂五帝其臣不及其聖，皆惟五帝之罪人，亦歸妹之罪人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遂日也。婦遂夫之象也。故吉，觀帝妹之孫，其夫知帝乙之訓，其妹觀帝乙之悌於妹，知帝乙之孝於親，蓋吾親有遺憂，吾能解其憂，吾親有所託，吾能副其託，不曰孝乎。故帝妹之孫，可能也。帝乙之悌難能也。帝乙之悌，可能也。帝乙之孝，難能也。大哉，帝乙之孝，難能也。大哉，帝乙之悌，難能也。帝乙之孝，至於武王，集文王未集之統，成王終武王之未終之功，抑又歸妹之人，若與袂袖也。假衣以明其人，而不斥其人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六陰也，故虛虛則則為兄尊，而无德，其少妹不令之兄，歟。故九二之為女，奉承之於下，如奉虛筐，而无幣帛以實其筐。上六之為士，刲羊告廟於上，如執虛器，而无血，臂以實其器。少妹時依焉，僅五六以主少妹之昏禮，前人其不賤矣。一妹不足託，而足託宗廟社稷乎。易者，象也。

歸妹

則向時而歸於人乎。待六五之命而後行也。六五以帝乙之賢，至尊之位，辨中正謙柔之德，而九二之賢，女為之，妹以是兄歸，其妹豈不光華，焜耀于而國而家哉。於此而下，嫁於諸侯，又能自謂我雖女君也，娣雖吾妾也，不以已為過之，而自以為不如，位高而志益卑，身貴而行愈謙。此帝妹之所以愈賢，助推而放諸君道高帝不如三，俱文帝不及賈生，其風幾乎彼謂五帝其臣不及其聖，皆惟五帝之罪人，亦歸妹之罪人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遂日也。婦遂夫之象也。故吉，觀帝妹之孫，其夫知帝乙之訓，其妹觀帝乙之悌於妹，知帝乙之孝於親，蓋吾親有遺憂，吾能解其憂，吾親有所託，吾能副其託，不曰孝乎。故帝妹之孫，可能也。帝乙之悌難能也。帝乙之悌，可能也。帝乙之孝，難能也。大哉，帝乙之孝，難能也。大哉，帝乙之悌，難能也。帝乙之孝，至於武王，集文王未集之統，成王終武王之未終之功，抑又歸妹之人，若與袂袖也。假衣以明其人，而不斥其人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六陰也，故虛虛則則為兄尊，而无德，其少妹不令之兄，歟。故九二之為女，奉承之於下，如奉虛筐，而无幣帛以實其筐。上六之為士，刲羊告廟於上，如執虛器，而无血，臂以實其器。少妹時依焉，僅五六以主少妹之昏禮，前人其不賤矣。一妹不足託，而足託宗廟社稷乎。易者，象也。

歸妹

則向時而歸於人乎。待六五之命而後行也。六五以帝乙之賢，至尊之位，辨中正謙柔之德，而九二之賢，女為之，妹以是兄歸，其妹豈不光華，焜耀于而國而家哉。於此而下，嫁於諸侯，又能自謂我雖女君也，娣雖吾妾也，不以已為過之，而自以為不如，位高而志益卑，身貴而行愈謙。此帝妹之所以愈賢，助推而放諸君道高帝不如三，俱文帝不及賈生，其風幾乎彼謂五帝其臣不及其聖，皆惟五帝之罪人，亦歸妹之罪人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遂日也。婦遂夫之象也。故吉，觀帝妹之孫，其夫知帝乙之訓，其妹觀帝乙之悌於妹，知帝乙之孝於親，蓋吾親有遺憂，吾能解其憂，吾親有所託，吾能副其託，不曰孝乎。故帝妹之孫，可能也。帝乙之悌難能也。帝乙之悌，可能也。帝乙之孝，難能也。大哉，帝乙之孝，難能也。大哉，帝乙之悌，難能也。帝乙之孝，至於武王，集文王未集之統，成王終武王之未終之功，抑又歸妹之人，若與袂袖也。假衣以明其人，而不斥其人也。

歸妹

則向時而歸於人乎。待六五之命而後行也。六五以帝乙之賢，至尊之位，辨中正謙柔之德，而九二之賢，女為之，妹以是兄歸，其妹豈不光華，焜耀于而國而家哉。於此而下，嫁於諸侯，又能自謂我雖女君也，娣雖吾妾也，不以已為過之，而自以為不如，位高而志益卑，身貴而行愈謙。此帝妹之所以愈賢，助推而放諸君道高帝不如三，俱文帝不及賈生，其風幾乎彼謂五帝其臣不及其聖，皆惟五帝之罪人，亦歸妹之罪人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遂日也。婦遂夫之象也。故吉，觀帝妹之孫，其夫知帝乙之訓，其妹觀帝乙之悌於妹，知帝乙之孝於親，蓋吾親有遺憂，吾能解其憂，吾親有所託，吾能副其託，不曰孝乎。故帝妹之孫，可能也。帝乙之悌難能也。帝乙之悌，可能也。帝乙之孝，難能也。大哉，帝乙之孝，難能也。大哉，帝乙之悌，難能也。帝乙之孝，至於武王，集文王未集之統，成王終武王之未終之功，抑又歸妹之人，若與袂袖也。假衣以明其人，而不斥其人也。

上卦三有虛筮之象允為羊上
六而在外朝為許靖為王衡

誠齋先生易傳下經卷第十四





